

THE STORY OF MENKIND

房龙作品集

人类的故事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房龙作品集

蔡玉洗 寒 奇 主编 谷雨工作室 策划

人类的故事

[美]H. W. 房龙 著
柏利 张蕾芳 译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琼新登字 05 号

责任编辑 邱禹

·房龙作品集·
人 类 的 故 事
〔美〕H. W. 房龙 著
柏利 张蕾芳 译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发行
(海南省海口市海府一横路华宇大厦)

电话:0898-5371270

安徽省芜湖市新华印刷二厂

850×1168毫米 开本 32 印张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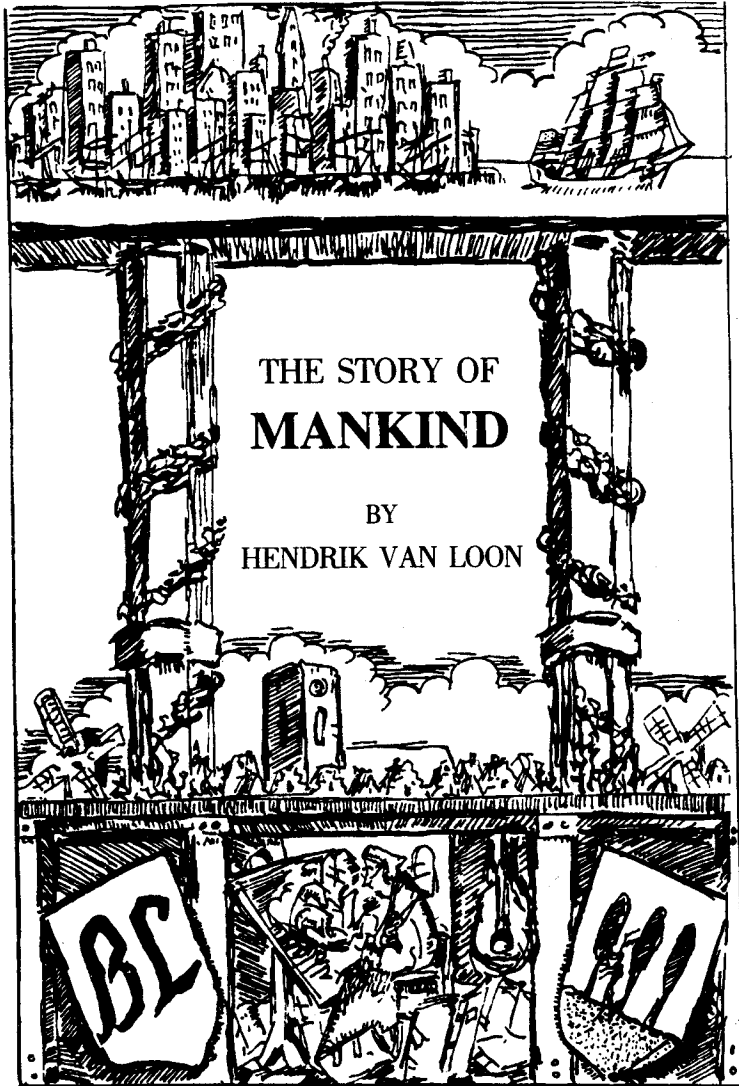
印数 1—10000册

1998年3月第一版 1998年3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609-647-7/Z·12

定价:2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编者的话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n) 1882年生于荷兰鹿特丹一个富有家庭,但房龙的父亲很少顾及他,自小父子分居,养成房龙喜欢独处的性格。从十岁起房龙沉溺于过往的岁月中,与众多的历史书籍结为朋友,他对过去历史的了解远胜于自己生活的二十世纪。房龙一生漂泊,阅历丰富,知识渊博;为了历练人生,几乎走遍西欧各国,当过教师、编辑、记者,后来移居美国,成为美国公民。虽然他曾留学德、法、美,获得博士学位,但他并没有关进书斋,进行纯学术的研究。他说:“凡学问一到穿上专家的拖鞋,躲进了它的‘精舍’,而把它鞋子上的泥土抖去的时候,它就预告了自己的死亡。与人隔绝的知识生活是引到毁灭去的。”

正是出于上述考虑,房龙一生都在探索写作与传播知识,研究学问与启蒙普通民众的结合途径。但凡阅读过房龙著作的人都得出共同的结论:他的文笔是为青年和少年的,但作品中的深邃思想和文明观念却是为全人类的。他早期受荷兰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莫斯的影响很大,一生反对愚昧和偏执,对普通民众充满同情。二十年代开始写作通俗历史著作,到1946年逝世为止创作了几十部著作,所涉及的范围从宇宙开辟到二十世纪,除了众多的人物传记外主要集中在人类历史、文化、文明、科学发展进程的宏观阐释上。

这次我们选译的四本书可以说是房龙的代表作。《古代人

——人类文明的起源》(《ANCIENT MAN - THE BEGINNING OF CIVILIZATIONS》)出版于1923年,《人类的故事》(《THE STORY OF MANKIND》)出版于1929年,《发明的故事——人,奇迹的创造者》(《THE STORY OF INVENTION - MAN, THE MIRACLE MAKER》)出版于1928年,这三部书分别代表房龙对人类历史、文明进化和科学发展的观念。解放前这三部书都有中文译本,很多老一辈文化人对这三部书都有很深的印象。八十年代以来,国内以三联书店为代表相继把房龙先生的多部著作介绍过来,《人类的故事》、《漫话圣经》(《THE STORY OF THE BIBLE》)、《宽容》(《TOLERANCE》)对青年读者产生过广泛影响,但至今未见《发明的故事》出版(三联版《发明的故事》厚厚两本不是房龙先生所著),就我个人意见,三联版《发明的故事》内容丰富,但文笔不及房龙先生。这次我们编选文集时还收入房龙先生改写的一部传记《伦勃朗的最后岁月》(《THE LAST YEARS OF REMBRANDT》),这部传记是房龙先生的远祖乔安尼斯·房龙医生所著,后被房龙先生发现,经房龙先生多次改写整理。我们选译这部传记是出于以下考虑:一是乔·房龙医生是画家伦勃朗的挚友和医生,对这位艺术大师的高尚人格和艺术风格不但知之甚详而且敬佩备至。这部传记中所反映的事实是他亲身经历,真实地记录了一个艺术大师的晚年生活。二是房龙先生对于艺术大师生活的十七世纪历史相当熟悉,自己也写过很多有关十七世纪历史人物的传记,房龙先生对他这位远房先祖所写的传记进行整理,并亲笔写了“尾声”,倾注了他自己的文学观念,也能代表他对传记文学的独到见解。三是这部传记国内目前尚未见完整译本,对于爱好伦勃朗绘画作品的人研究伦勃朗的创作是非常可贵的资料。

八十年代初,房龙的《宽容》由三联书店出版,立刻成为一本

畅销书。在这之前,读书界很少知道房龙这个人。《宽容》一出才知道房龙在旧中国也曾风靡过一阵子,著名作家郁达夫、林徽音、历史学家曹聚仁都对房龙的书评价甚高,不是赞扬他的文笔有“魔力”,就是对他的构思和表达方式深表佩服。曹聚仁先生在《我与我的世界》这部回忆录中讲到第一次读到房龙《人类的故事》时这样写道:“那天下午,我发痴似的,把这部史话读下去,车来了,在车上读;到了家中,把晚饭吞下去,就靠在床上读,一直读到天明,走马看花地总算看完了。”曹先生当年的入迷程度可见一斑。这种现象在我们的读书生活中也可能因某本小说或畅销书而出现,但曹先生对《人类的故事》的痴迷不是一阵子的事,而是再三复读,持续几十年。他说:“这五十年中,总是看了又看,除了《儒林外史》、《红楼梦》,没有其他的书这么吸引我了。我还立志要写一部《东方的人类故事》。岁月迫人,看来是写不成了;但房龙对我的影响真的比王船山、章实斋还深远呢!”才女作家林徽音译《古代人》也不是随便选一本书信手就译的,她喜爱房龙的文笔、喜爱房龙用文学的笔调来写科学的故事。译好后请大作家郁达夫先生为之作序,达夫先生写道:“房龙的方法实在巧妙不过,干燥无味的科学常识,经他那么的一写,无论大人小孩,读他书的人,都觉得娓娓忘倦了。”

“房龙的笔,有这么一种魔力,但这也不是他的特创,这不过是文学家的手法,拿来用以讲述科学而已。”

我想有这三位作家谈或译房龙先生的书,已经向读者宣示了房龙先生作品的价值,本不需要我再说什么话了,但我总觉得房龙先生作品的魅力除了用文学笔调来讲述科学常识之外还有更深一层意思,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大家知道,房龙先生在中国很被冷落了一阵子,除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因素之外,我想还有另外的原因。即使在欧美诸国

很多人也并不把房龙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文学家来看待。因为房龙确实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他写的几部有关历史的书虽然有历史依据，但并不是标准的历史书籍，而是一种对已有历史事实的通俗阐释，他的目的并不在于对于历史事实的考证和发现上，而是在对现成历史事实的普及和大众化上；他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家，他的文笔虽然优雅，写的却不是小说、诗歌，只是对历史事实、科学发现、人类文明历程的文学性叙述，所以历史学家嫌他没有发现什么历史事实，填补什么空白；文学家嫌他文学的创造性不够，不承认他的文学家地位。

我在仔细研读了房龙的作品之后，觉得国内外对房龙先生作品的评价是错用了标准，忽视了房龙先生作为一个人类文化和科学文明发展进程的大众启蒙者的价值。他要让历史学家的历史变成大众的“历史”，要让文学作为一种工具，成为大众长智慧学科学的钥匙。通过房龙的文笔，枯燥的历史变成活泼、引人入胜的美文。房龙的书在欧美青少年中受到广泛欢迎，就是因为青少年通过阅读房龙的书不费多少脑筋就可以对人类的历史知识、文化科学发展的规律有一个较为系统连贯的了解。这对于青少年来说，不管今后从事什么工作，无论是普通劳动者，还是从事专门学问的研究，都会受益无穷。房龙的书只是作为一个文明社会公民的素质基础读本而体现了它的认识审美价值。

房龙在《宽容》这本书的序言中对于他的文化启蒙用心作了非常明确的说明：在宁静的“无知山谷”里，人们过着幸福的生活，对于生活在这“无知山谷”的人们，发源于荒山的“知识小溪”就够了，“守旧老人们”叨唠着古怪的字眼，深夜，在小镇的狭窄街巷里，人们低声讲述着情节模糊的往事，讲述那些敢于提出问题的男男女女，这些男男女女后来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另一些人曾试图攀登挡住太阳的岩石高墙。但他们陈尸石崖脚下，白

骨累累。日月流逝,年复一年。在宁静的无知山谷里,人们过着幸福的生活,终于有一天,在一个漆黑的夜里,一个人爬回了无知山谷,敲响了草房的门。

但这个漫游者的命运是个悲剧,尽管他向守旧老人和昔日与他志同道合的人恳求道:“听我说,大家都高兴起来吧!我刚从山的那边来,我的脚踏上了新鲜的土地,我的手感觉到了其他民族的抚摸,我的眼睛看到了奇妙的景象。”“那边的山上有牧场,牧草同样肥沃,男男女女有同样的血肉,城市是经过一千年能工巧匠细心雕琢的,光彩夺目,我已经找到一条能通往更美好的家园的大道,我已经看到幸福生活的曙光。跟我来吧,我带领你们奔向那里。上帝的笑容不只是在这儿,也在其它地方。”

可守旧老人不听他的话,认为这是“对神圣的亵渎”,宣布他“死有余辜”。

人们举起了沉重的石块,砸死了这个“漫游者”。人们把他的尸体扔到山崖脚下,借以警告敢于怀疑祖先智慧的人,杀一儆百。

但没过多久,爆发了一场特大干旱,“无知山谷”里的人们无法生存下去,叛乱终于发生。守旧老人已无力抗争强大的追求幸福的人流。更多的人踏上了当年漫游者的道路。

他们找到新的世界,新的乐园。漫游者的尸首已荡然无存,他们只能在石头上镌刻先驱者的名字,一个首先向未知世界的黑暗和恐怖挑战的人的名字,他把人们引向了新的自由。

房龙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漫游者”,他在人类历史、文明、科学的发展进程中不倦地向“无知山谷”输送泉水,让荒芜的沙漠能开放出鲜艳的花朵。他对漫游者命运的同情和肯定使我想起西方文化中的普罗米修斯形象,中国的鲁迅先生也曾愤激地要把在黑屋子里酣睡的人们唤醒。房龙先生的作品长期在人们

的心中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并不是单单因为它通俗,也不是单单因为它文学的叙述笔调,更重要的是他的文明和科学思想启蒙者的角色定位,他要告诉人们的首先是“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类应该如何认识自己、发展自己,在人类与自然、与文化、与科学发明的诸种关系中,人类的根本价值观是什么,这些根本东西搞清楚了,人们才能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一个自为、自由的人,享受文明科学的成果,同时自觉地参与文明、科学成果的创造,为文明的更深更高发展提供宽容宽松的人文环境。这种漫游者的启蒙角色是房龙作品魅力的根本所在,它的通俗、它的文学性都是为这个根本目的服务的。

今天我们来翻译、推荐房龙先生的作品,除了上面所说的房龙先生作品的内容有益于我们外,还有另外一方面的目的,就是推介房龙先生创作这些作品的方法和思维方式。因为文明和科学的发展终会使房龙先生作品的部分内容不再新鲜,但房龙先生构思作品的方法和思维方式以及他对大众文明和科学发展的启蒙意识永远会启示我们。

现在不少青年学者写起论文来,新名词吓死人,新概念满天飞,搞得只有他自己知道说什么,专门家搞不懂,更不要说普通大众了。房龙的思维方式和写作艺术值得借鉴。如果我们能把很多新科学、新发现,用房龙式的文笔、房龙式的思维告诉大众,让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也知道多媒体、信息高速公路、智能化大楼、航天飞机、空间站、仿生技术等,这对于中华民族大众素质的提高是很有帮助的。

我们希望能有中国自己的房龙出现,而且不止一个。

蔡玉洸

1998年1月2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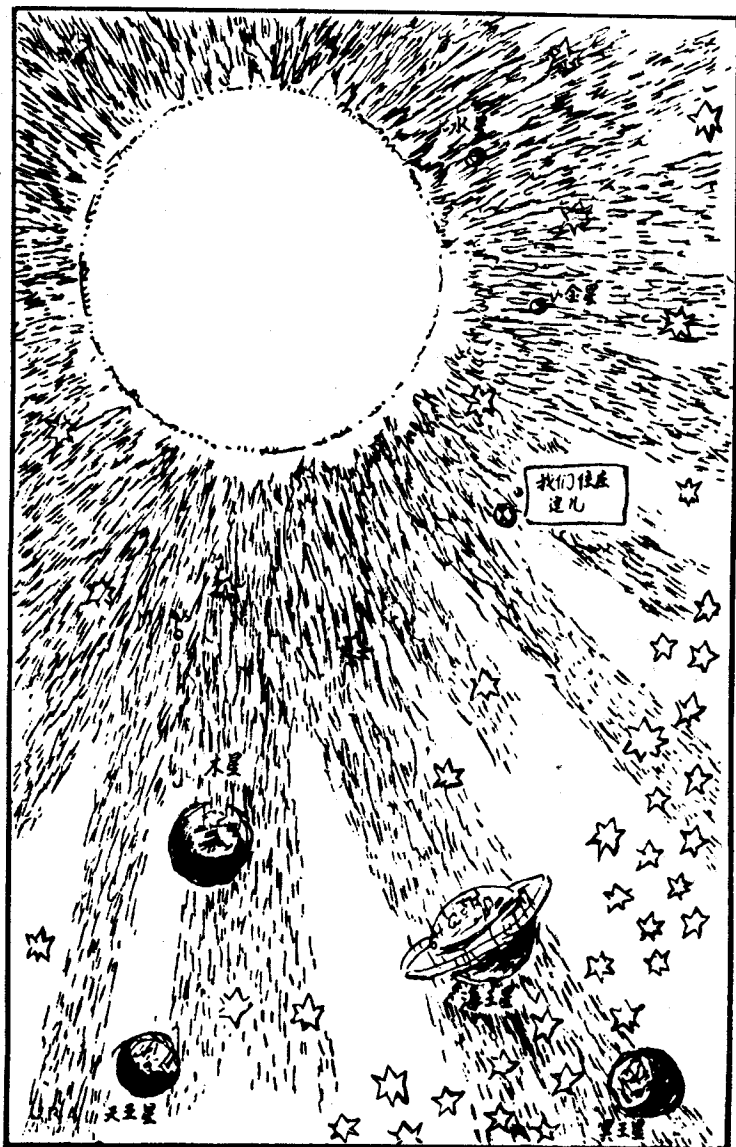
在十分遥远的北部,在一个叫做斯维斯教德的国度,屹立着一块岩石。它有一百英里高,一百英里宽。每过一千年,一只小鸟便会来到岩石那儿,将它的喙磨尖。

岩石就这样一点点被磨损,于是,永恒的那一天终会一去不复返。

献给吉米

“一本没有图画的书有什么用？”爱丽斯说。





我们故事的发生地在广袤宇宙中一颗小小的行星上

漫画年表

